

孔子



井上靖

孔子的言论和思想，形成于他的流浪生涯之中，既充满了诗意，又饱含哲理，已流传了二千五百年，并溶入了人类智慧的大河。

人民日报出版社

7313.4
1

孔子

[日]井上靖 著 郑民钦 译

人民日報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3 号

孔 子

[日]井上靖著

郑民钦译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新华书店发行所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7.625 字数 135 千字
1990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1990 年 7 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1992 年 3 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印数:32001—44500

定价:普通装:4.40 元

ISBN7-80002-168-8/1·64



井上靖近影

作者简介

井上靖（1907—），日本艺术院会员、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会长。

一九三六年京都大学哲学系美术专业毕业后，入每日新闻社任记者。一九四七年发表小说《斗牛》、一九四九年发表《猎枪》，成为专业作家。一九五九年《斗牛》获芥川奖、《冰壁》获艺术院奖。一九六〇年《敦煌》、《楼兰》获每日艺术大奖。一九七六年被日本政府授予文化勋章。一九八四年任国际笔会副会长。一九八六年北京大学授予其名誉博士称号。代表作还有《风涛》、《射程》、《夜声》、《天平之薨》、《苍狼》等。

致中国读者

井上靖

我晚至七十岁才读《论语》，为之倾倒，到八十岁又将《论语》编成小说，就是这一部《孔子》。

无论是执笔阶段，还是创作前研读《论语》阶段，我的心情始终很愉快。

按理说，在初、高中总会背一两句“子曰”，我却没有这种记忆，可见和《论语》生来无缘。只是到了人生最后冲刺的阶段，一个偶然的的机会翻阅《论语》，立即被孔子的言语所吸引，耽读入迷。这十年来爱不忍释，自由驰骋于《论语》的天地之间，不仅毫无倦意，而且渐入佳境。

我从书本上结识了许多《论语》学者、“孔子”专家，受益匪浅。这种《论语》入门法恐并非唯我独具，六七十岁的人读《论语》，大抵和我一样，都成为《论语》的俘虏。我深感《论语》中孔子对人生的见解里以具有神奇魅力的韵律的现代

式语言蕴藏着全部理想和感受。它深深地打动了我们这些即将对人生进行总清算的老人的心。

而且，孔子的论点有的以诗歌形式、有的以随笔形式、有的以与弟子之间展开的戏剧性的生活场面形式表达，从这一点看，《论语》实在无微不至地考虑到读者的情绪变化，使他们不至于感到枯燥、无聊、厌倦。

正因为如此，这部二千五百年前的人物言论集才能够经历漫长的岁月，保存到二十世纪末的今天。

这部书富有魅力、极具价值还在于它搜集的是生活在春秋时代(公元前 770—403 约 360 年)末期乱世中孔子的言论。

不言而喻，这些言论笼罩着二千个城邑国朝灭夕亡这种乱世的氛围，回荡着一种独特的、地动山摇般的声音和韵律，这无疑是当时活着的人们或者想活下去的人们对苍天大地的控诉与呼喊。

《论语》毕竟不是一部史书，我们也许可以从中听到孔子在乱世中的呐喊，但无法找到这个时代的任何历史记载。

我觉得，如果把舞台置于春秋乱世这个大时代背景，再让孔子一行登台表演，那么孔子、子路、子贡、颜回以及其他弟子都会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地以各自符合历史时代的风貌与姿势出现在观众面前。而在这历史中产生的孔子言论以及孔子与弟子的问答就必然具有活跃的生命力。所以，《论语》里每句话的背景都反映出历史的风云，可谓是历史的产物。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动荡年代，《论语》是孔子对乱

世发出的呼喊和主张。

子路、子贡、颜回等弟子和孔子朝夕与共、形影不离，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演出一幕幕精彩的剧作。这是史剧，是他们镌刻在历史上的杰作。

总之，只有把《论语》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才能真正体会孔子及其弟子言论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否则，就难以正确理解《论语》的深刻含义。

孔子是怎样一个人？如何评价他的人格、教养？我以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孔子是乱世造就的古代（公元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以研究《论语》著称的美国克里尔教授与我国和让哲郎博士把孔子称为“人类的导师”，这是最恰当不过的评价。孔子的确是永恒的人类的导师。

孔子思想至今没有过时。正因为没有过时，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日本的书店依然摆着许许多多研究《论语》的书籍。

二

我的近作《孔子》约二十万字，在文学杂志《新潮》上连载二十一回。动笔以后，和《新潮》编辑部约定了第一回交稿的日期，也许是天公作祟，就在交稿的那一天，我进医院动了长达五个小时的大手术，不但没有交稿，连受之于父母的食道也被切掉了。

手术后大约半年内，我有时住院、有时回家疗养，还到欧洲旅行两周，一半也是为了看看身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在瑞士的一座望得见皑皑雪山的城镇，度过八十岁生日。

旅行归来，立即动笔创作《孔子》，从一九八七年夏至一九八九年春，在新潮连载二十一回。创作《孔子》始终于我是一大乐事。

由于中国的盛情厚意，我动笔前三次、动笔后三次，一共六次访问河南省的未开放地区。除第一次去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外，后来几次都是去河南。这是孔子被逐出鲁国后和子路、子贡、颜回众弟子的十四年流浪之地；这是黄河流域的所谓黄土地带；这是产生中国文化的中原之地。

回想起来，因为我几次遍访河南，才不至于在描写孔子流浪中原这部分情节时出现舛误。

古时候，这个地方伏流遍布，大概既不能悠然自得地乘坐马车旅行，也不能一路上自由随意地设坛讲学。其实现在到河南旅行也并不轻松，更何况春秋末期战乱年代，劳顿困惫、疲于奔命，是可想而知的。

河南之行解决了创作中最棘手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负函问题”。孔子一行在陈国国都居住三年后，远迁楚国负函。负函究竟在楚国的什么地方，始终是一个谜。

据《春秋左氏传》记载，楚国高官叶公将蔡国遗民迁往负函，为他们建造一座新城。

——叶公致蔡遗民于负函。

只有一句话。但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句话。

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有“负函”二字的史料。没想到《论语》里却有暗示。孔子入楚后，拜访叶公，有一段对话。叶公居住的地方大概就是负函吧。

叶公向孔子请教何谓理想的政治。

孔子回答说：“近者悦，远者来。”

邻近的人受到政治的恩惠而喜悦，远处的人闻风而来，这就是理想的政治。

这是孔子对叶公为蔡国遗民建造新城的赞颂。

但是，楚国之大，负函究竟位于何处，至今一无所知。我第四次访问河南，正是创作陷于进退维谷的时候，如果这一次还确定不了古负函的位置，小说的情节就无法展开。一般的看法，负函位于淮河上游。于是我决定去信阳，向当地人了解情况。

从郑州乘火车抵信阳。初到信阳，第一个印象是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城市气氛十分明朗。到车站迎接我们的中国朋友说，信阳郊外的淮河边发掘出一座“大楚王城”遗迹。

到了旅馆，我把提包一扔，就让当地的考古、乡土史研究人员带我去看王城遗迹。

“我认为，这儿就是你所寻找的负函。原先不过是收容蔡国遗民的小镇，后来逐渐扩大，成为城墙高筑的军事要塞和庞大的楚国王城。”

这位中年乡土史家的讲解，在我听来，简直是神的声音。

于是，我在小说《孔子》里，把这块土地作为负函的原型。后来，他们来信说，越来越多的史料表明，这座王城遗迹很可能就是负函城址，最近还发掘出叶公时代、就是负函时代一个高官的坟墓。

另一个问题是《汉书·地理志》与《史记》关于蔡国国都

的记载不一样,使我创作左右为难。

据《汉书》记载,蔡国定都上蔡,历经五百年后迁都新蔡,又延续四十年,而《史记》的记载与之截然相反。作为一个历史问题,其实无须急于弄清孰是孰非,但是我为着写《孔子》,就不能不搞清楚这个问题。

我连续两年到上蔡、新蔡访问,受到当地乡土史家的关照,参观了新蔡、上蔡两座古城的残垣断壁——如今只剩下立陵上的残迹,察看了城墙的大小和城内街道的分布结构。经过考察,我断定上蔡是五百年国都、新蔡是四十年国都。

由于上蔡、新蔡的考古,乡土史研究人员的大力协助,我在小说里描写这两个古都就觉得得心应手。

在《孔子》付梓之际,我向他们深表谢忱。

另外,《孔子》里讲故事人蔺葺是中国文化界领导人夏衍先生起的名字,我愿借此机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近,郑民钦氏把《孔子》译成中文,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在中国出版发行,我感到十分高兴,希望有更多的人读到这本书。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目 录

致中国读者	井上靖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74)
第三章		(123)
第四章		(153)
第五章		(182)
《孔子》读后	林 林	(222)
译者的话	郑民钦	(227)

第一章

先师孔子去世以后，我也仿效其他弟子，在城北泗水畔的孔子墓附近结庐，服心丧三年，然后移居到这深山里，勉强糊口度日至今。时间过得真快，孔子离开我们不知不觉已经三十三年了。这些年里，我一直尽量避免和世人交往，虽然远离孔子墓，我想这一辈子，也就是在有生之年，在这里侍奉先师。我现在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想孔子之所想，就像现在还侍奉在他身边一样。像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除了每天这样生活以外，别无所能，更想不到会有益于世。

是的，正如你们所说的那样，我也听说在我们服丧三年以后，高弟子子贡又服丧三年，前后一共六年。其实，用不着别人说，我早就料到子贡会这样做的。三年服丧期满的那天早晨，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我们七十多人准备各奔东西、自谋出路，于是由统管行装的那个人打头，按顺序向子贡辞行。三年里，子贡独力承担服丧期的全部事务，要是没有他的资助，我们的服丧也实在无法坚持下来。

一进入子贡的房间，每个人都和他紧紧拥抱，然后大家又互相拥抱，泪水涟涟，依依惜别。我也在屋子里和大家告别。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见孔子墓旁又新修了一座茅庐，子贡那年四十六岁，他还要继续守墓三年。

我对子贡这样侍奉先师的虔诚大为感动，但这种做法并非我们这些人所应仿效的。再说能继续侍奉墓侧的，子路、颜回死后，就是子贡、也只有子贡一个人。

刚才我提到子路、颜回，这些师兄的名字至今没有湮灭。你们各位今天还能听到他们的名字，我是多么高兴呀！子路六十三岁、颜回刚刚四十一岁，就都先于先师去世了。

问我吗？我比颜回小五岁，但已经不知不觉地比颜回多活了三十年、比子路多活了八年，现在快到孔子先师去世的七十三岁了。马齿徒增，令人惭愧呀。不过，这也是天使所然，我打算这一生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思无邪地生活。

诚如各位所见，我现在过着隐士般的日子，耕种些许薄田，生怕沾染上世俗的污脏，与世无争，我行我素。我想，心胸宽阔的孔子不会责备我的，我似乎听到孔子的声音：你就这样子过吧！其实孔子本来就很想过着我现在这样的日子，他简直想得不行！我，只有我一个人最了解孔子的这门心事。

但是，孔子没有这样做，也不可能这样做。为着使这个混乱不堪的世道能稍微变得好一点，为着社会上遭受不幸的人越来越少，哪怕少一个也好，他日夜苦心焦虑，努力弘扬自己的主张：“对这个混乱不堪的社会不能视而不见。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离开这芸芸众生嘈杂喧嚣的人世

间。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不和被称为‘人’的朋辈们一起生活，还能和其他什么一起生活呢？总不能与鸟兽同群呀。”——孔子含带寂寞感的声音萦回在我的耳际。这是孔子的自言自语呵。

不过，孔子不会用律己的标准来要求像我这样连他的弟子都还不是的人，孔子有着极其宽厚的襟怀。“想进山就进山吧！”“洁身自好地生活吧！”“这样过就很好。”——进山以后，我已经好几次听到孔子这样宽宏亲切的声音了。

你们提出天命，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说实在的，孔子讲的那么多话，我们感到最难、最怕的就是这个“天命”。到底天是什么？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孔子说天何言哉，正是如此。天不开口。四季运行，周而复始，万物生长。然而天不开口说话。

孔子确实说过他自己五十而知天命。我记得这是他结束亡命、游说的生活，回到鲁国时对等候他的众多弟子说的。总之，这是他晚年的言论。你们是对孔子的这句话不理解吧，但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也和往常一样，不做任何解释，让大家自己去体会其中的深奥含义。

在给孔子服丧的后期，子贡领着大家一条一条地阐明孔子生前的言论所具有的生命力，并且采用准确的形式，把孔子原话记录下来。我也旁听过这种讨论会。

刚刚开始这种聚会的时候，有好几个晚上，大家围绕着知天命、畏天命、何谓天、何谓命，你一言我一语地热烈讨论。当时我尚未从伤悼孔子的悲哀中完全摆脱出来，虽然忝

坐其中，但与争论孔子言论深刻含义的整个气氛相去甚远，所以现在也记不清楚争论的结果将天命归结到什么地方。

天命自然如此，天原本又是什么呢？孔子所认识的天又是什么样的呢？自从我住进这山村以来三十余年，每年都好几次思考“天”这个问题，而且进入孔子所说的“天命”这句话里去思考，可往往不着边际地兜了个圈子又折回到原地。对于你们提出的问题，看来我只能谈谈自己的认识过程。啊，这个问题还是让我暂不回答吧，这样不至于出差错。让我考虑一两个月，把我的想法归纳整理一下，再给大家讲述我对孔子关于天、天命论述的认识。

孔子去世三十三年了，听说他生前施教的讲学馆现在由你们这些优秀的年青人在那里从各个角度探讨孔子的教谕，这实在令人高兴，也令人放心。

我总觉得，孔子似乎前不久才离开我们，可是三十三年的岁月改变了一切。孔子晚年的弟子里，在老师殁后，有的应聘，仕于诸侯，有的隐逸，不求闻达，大家各奔前程。子贡守墓六年，如果继续留在鲁国国都，那么孔门的情形与现在也会有所不同，但子贡原是卫国人，而且那时年纪也将近五十，所以不得不回到祖国卫国去。

还有子夏、子张、子游等孔子晚年的弟子在服丧三年以后，曾经坚持过一阵先师的讲学馆，后来听说他们对“礼”的解释歧异，观点对立，分成几派。再后来，就逐渐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

是这样的吗？子夏回到祖国卫国，子张、子游虽然他们

的祖国陈、吴已经沦亡，还是回到各自的故乡去了。要说年轻的话，他们也就比我年轻十岁左右，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事。再说，这些孔子高足在黄河、淮水流域和中原各地宣讲孔子教谕，有力地传播了孔子学说。

尽管如此，在鲁国的讲学馆里，有关孔子的一切，都已经由孔子晚年的弟子移交到担负着今天这个时代重任的你们的肩上。孔子歿后，他的学说正在由他所不认识的一代人继承、发扬。这就使我完全放心了。

不是吗？你们正在搜集、整理孔子的全部言论，不让它有任何遗漏，然后还要正确理解、准确诠释——光听你们这么说，就知道这是一项艰巨浩大的工程。孔子生前，我侍奉在他身边，那时只是漫然度日，现在想起来，实在后悔莫及。

各位特地到这里来，我总得讲一讲你们想了解的一些事情。你们提了几个问题，今天我就选“孔子及其学生与我的关系”这个题目，虽然没有准备，这个题目还是能讲的。其他几个深一点的问题，让我做些准备，等下一次或者再下一次讲。

也许你们都知道，我和其他弟子不同，我是半路上糊里糊涂地混入孔子学生队伍里去，然后留下来侍奉孔子的。孔子晚年在这个国家生活的那几年里，我并不是受什么人的指使遣派，而是自己主动给孔子的学生打杂，只不过时时留心，一有闲暇，就尽量靠近孔子，好聆听他的教导。我要是说自己是孔子的学生，一定会被孔子见笑，其他学生也会面露窘色。

我的情况就是这样，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从我的身世